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warm, yellowish-orange color. A large, white, vertically-oriented oval frame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Inside this oval, there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person with long, dark, wavy hair, wearing a light-colored garment. The person's head is tilted back, and their right hand is raised towards their face. Above the person, several dark, stylized birds are depicted in flight,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oval.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Chinese book design.

画像

凤子散文小说选集

画像

凤子散文小说选集

北京出版

画 像

——凤子散文小说选集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79,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书号: 10071·436 定价: 0.82元

前 言

这里辑辑的是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也就是解放前十年和解放后的三十来年中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小说、散文随笔，解放后的三十来年当然要除掉“文化大革命”那十年。

解放前十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当时正是一名热血沸腾的青年，却偏处西南，远离烽火。在奇山异峰的桂林，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和常年笼罩在雾中的山城重庆，面对如画的景色，我失去欣赏的心情与兴致；多次遭受敌机的狂轰滥炸，我惭愧自己不是一名持枪保卫国土的战士；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造成的民族的和人民的苦难，我压抑不住心底的愤怒。那些年里，为了抒发我内心的积郁，寄托我对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甚至于被害于乱世的我身边的一些普通人，包括我的几位师友们怀念和哀思，剪影一般留下一幅幅乱世生活的侧记和画像，从这些剪影和画像中多少可以看出当时人民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

皖南事变后曾到香港，为了参加海外的抗日宣传工作；日本军国主义者投降后，作为记者，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如何下山抢摘人民的胜利果实。太平洋变变的亲身经历和作为记者所写的散文、报道一字无存。这两段时间不长的生活也似折光一样反射在个别的篇章中。

四十年代末在上海出版的一本集子《八年》中曾集辑了几篇片断的故事，这些故事片断不过是观察生活时留下的一幅幅速写而已，我给这本集子题名为《画像》，从这些速写和画像中使我重新拾起离乱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回忆。

解放以来一直从事编辑和戏剧艺术的组织工作，工作之余，也写了点对生活的感受。对新的时代的观察和用笔再现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对我来说不过是刚刚起步。

承友人的关心和北京出版社的热心，使我把这星星点点破纸残篇从灰烬中重新拾起来。经过战火的洗礼，加上十年动乱，除了手边仅有的一本残破的文集《八年》外，其他都是从有关单位图书资料堆中捡出来的。翻阅着这些破纸残篇，我不禁思考着一个问题。这些反映旧社会的剪影、速写、画像对生活今天的年轻人了解解放前的社会，是否也能起点什么作用？如果能启发现在的青年一代更加珍惜生活着的今天，那末把附在四十年前一个青年人身上的历史陈迹，集辑成册，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

风 子

一九八一·十二·十五

目 录

时 间.....	(1)
壁 饰.....	(3)
灯 花.....	(5)
旅途的宿站.....	(8)
北泉日记.....	(10)
暖室里的兰蕙.....	(14)
雾 境.....	(19)
归 乡.....	(22)
中元祭.....	(31)
元宵夜.....	(34)
谎骗的诺言.....	(36)
说不完的故事.....	(39)
船.....	(46)
永生的、未死的.....	(49)
海角中秋.....	(53)
没有色彩的画.....	(57)
感情的装饰.....	(60)
生 命.....	(62)
夜 泣.....	(64)
灯.....	(67)

八 年.....	(69)
----------	--------

* * *

起 步.....	(72)
----------	--------

雨中千叶.....	(81)
-----------	--------

“黄和平”散曲.....	(87)
--------------	--------

记 忆.....	(91)
----------	--------

黎明的城市.....	(95)
------------	--------

回忆阿英同志.....	(101)
-------------	---------

《海天》的天地在哪里?	(105)
-------------------	---------

《人世间》的前前后后.....	(108)
-----------------	---------

兴坪渔火.....	(112)
-----------	---------

山村人家.....	(114)
-----------	---------

谈养花.....	(116)
----------	---------

* * *

构树夜话.....	(120)
-----------	---------

披 风.....	(134)
----------	---------

过路木匠.....	(142)
-----------	---------

金银世界.....	(149)
-----------	---------

银 妞.....	(161)
----------	---------

渡.....	(169)
--------	---------

雾夜图.....	(186)
----------	---------

画 像.....	(197)
----------	---------

茶 楼.....	(214)
----------	---------

飞来的臭虫.....	(229)
------------	---------

时 间

虽然案头老爱放置一个代替钟的地位的挂钟，虽然壁上永远挂着一份日历，可是时间的观念对我却十分淡漠。一则八年以来，没有用过一只走得准时的钟，而日历上过去了的日子也往往忘了撕去。除非有一件必须应付的工作待交卷，再懒，也不得不翻翻日历，算一算时间：或者偶然的有一个约会，而一再被冷遇的挂钟也会两次三番握到我手里来，拨弄一下。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日子逝去得真快！可是就是这么一句感叹，也难得跳到我心里来，有时听到挂钟寂寞地叹息，我却象一个冷酷的情人，压抑不住一声冷笑。

“冷酷”，象一片刀尖，刺到我心里，我不禁憬然地反问自己：“我冷酷吗？”

我听到挂钟的寂寞的叹息声，我觉得我是变了，什么使得我竟变了呢？我想，我想到一长串一长串象江河里的水逝去了，永远不再回来的日子！

我想到我寄住在 K 城的时候。在一所新建的楼房里，我分居到一间颇为宽敞的屋子。K 城的一段生活，静如止水，早晚我都爱倚在走廊上，看看远山，晒晒太阳，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贴邻一所小学校，早晚散学时孩子们的充满了活力的歌声，也使我感染了不少的兴奋，孩子们的歌声规定了那一所楼房中寄寓的人的生活秩序，该吃午饭了，该掌灯了，时间

随着歌声一分也不迟误。

K 城中心小学办得最发达，成绩也最好。小学生都活泼可爱，闭目想想，五六年前的情景如在目前，而孩子们的歌声也还嘹亮在耳边。可是，那些应该进入中学了的年轻的人现在呢？有几个逃得出这次 K 城沦陷的劫运，而受到他们应该受到的中学教育呢？

雾的山城难得找到一个清静的环境。侥幸新居地点还偏僻，同时，恰巧附近有一所小学，校舍是草棚子搭的，偶然从那所学校走过，听到那里面孩子们的读书声，空气充满了幸福与和睦。当我坐在小楼窗前，往往一阵歌声惊醒了我，合上书本，凝神一听，才恍然现在是在离 K 城千里外的地方，然而感染给我的却是一片难言的怅惘。歌声告诉我，孩子们散了学了，而我却不禁对那江河一般逝去了的，永远不再回来的一长串日子寄予无限的眷念！

我但祝望现在唱着歌的孩子们永远生活在这种幸福而和睦的空气里！我希望自己也和这些在幸福而和睦的空气中生活着的孩子们一样，为了珍藏一个美好的记忆，我得珍视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不应再懒到忘掉撕去过去了的日子，不该再没有时间的观念了，我叮嘱自己。

假如不是孩子们的歌声，我会记忆起 K 城一切来吗？时间会慢慢地使得一个年轻人的心情变老，时间会慢慢地使得一切记忆都褪了色，时间可以使得一个热情的人慢慢地变成淡而冷，可是时间也可以使得一个有毅力的人慢慢完成他的事业，时间……忽然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挂钟握到手里，它仍然低低地唱着老调子，而我却无法驱除它那含有冷酷意味的讽刺。

壁 饰

每一个人似乎生来就有一个共通的癖好，当自己有了一个可以容身的窠，除了必需的桌椅卧榻之外，总愿意分出一点余闲，对四壁加以装点。无论在乡村，在城市，在农家的破茅屋里，或者阔人的大公馆内，我们都可以欣赏到一些壁上的装饰品。显然的，这些壁上装饰品可烘托出主人的身分、地位、教养和趣味来。除了特殊的艺术家和收藏家例外，因为他们的壁饰，可以说是世界上希有的古玩和艺术品的展览室，普通人置身其间，不论懂与不懂，只有摇头赞赏，叹为观止。一般地说来，在绅士显贵的家里，壁饰定然是山水风物，名人墨迹，而在中等以下的人家，或是乡下，就可以看到一些陈年的喜对绣屏，或是大红大绿的年画了。年画除了取其意义有点吉利以外，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是使得灰暗的屋子增添一点光彩。

不论装点壁饰的人，有怎样的用心，是炫耀身世，还是附庸风雅，但间接地却影响了艺术与文化的传播，这作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可是，此时此地，以我们这些靠笔墨生活的人，即使求得了一榻之地，已十分不易，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却想装点一点什么壁饰，可就千难万难了。虽然如此，而在我们这些穷朋友群里，不论是三人五人合住的寄宿舍，或是一间半间分隔成的小家庭，除了必需品桌椅卧榻和书籍以外，壁间仍然少不了一张

半张石印的像片和语录一类的东西。这些壁饰即使在简陋朴素到了极点的环境里，仍然可以观察出屋主人的教养和趣味来。

我自己却是一个最不会讲究装点壁饰的人，过去有过一位画家给我画了一张像，钉在墙头，当看到这张像的人少不了要问一声：“谁的像？”我说：“我。”接着必然问：“谁画的？”我嫌烦，想揭掉那张画像，可一直因为懒，这次迁居才将画像卷进了箱底。

新居是一间小楼屋，因为有我渴望了二年的电灯，即使电灯是暗黄的，我却很满意。因此我不免对那三面白粉墙寄予了一些遐想。我应该装饰装饰这间屋子，我打点着。

在正面一面墙上，我挂了一张父亲写给我的横幅。父亲的诗同字是我深爱的，半年得不着沦陷后家乡的消息，早晚看看这幅字，权作如同家人晤面一样。另外一面壁上，钉了一个演影子戏的皮人，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我有点喜欢这个傀儡。此外，我可找不出更多的，可以装点屋子的东西了。

朋友 A、B 来看我，A 认为这屋子布置得太简陋，提议我贴些照片之类，B 却抢着说：“得了吧，女孩子总是未能免俗的。”我不解地问：“怎么未能免俗？”B 说：“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展览自己呢？”我恍然了解了他的讽刺，却笑道：“也许你是对的，可惜我连一张自己的照片也没有，并不是我要与众不同，我同样欢喜拍照，喜欢贴像片簿子，可是在敌人打到××的时候，几十张照片都投进了炉子里烧了。”

A 说：“再拍几张就是。”我摇头道：“为了装点这一面墙吗？我可没有这兴致。”

朋友走后，我不禁对着那面白壁思索了很久，我忽然想起了琳的一句话：“一个人生活充实，工作忙碌的话，连装饰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为什么将精神浪费到这上头呢？”我不禁责问起自己来。

灯 花

当黄昏的余辉从檐边隐去之后，这屋子仿佛就陷入到无比的空漠。夜静静的，象一个脉脉含情的女子，临近到你的身旁。你可以偷偷地听见她的呼吸，她的无言的心声。她无怨地伴着你，消磨这没有光亮，也没有温暖的一瞬。

天上的霞光逝去了，星星隐藏在云雾里，凄清的号角声随风送来，鸟群都已归林，院子里已撒满数不尽的落叶，你徘徊又徘徊，你在想着什么？脑子实际是空茫茫的。走进屋子，关上门，仿佛是回到了家，远行人渴望着家所能给予的喜悦，那么，你会不耐这静寂，你便忍心辜负了这么一颗数不尽年月永远追随着你的可爱的心。于是，一根土产的蜡烛，点亮了这屋子，你得到了你所能真心诚意热爱渴念的光！你笑了，你不再沉默于窃听你的自语，你不再瞪着两眼搜索最后一瞥的阳光投下来的影子，你不再倾听耗子在那个犄角上啃啮着木头，也不再温习某一段书本上记载的故事。光带来了热力。光引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

面临着一点光圈，慢慢地喜悦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光所能及的范围是那么窄，光的影子不定地摇曳着，象在笑，不过笑里含有讥讽；又象是在舞蹈，光的跳动记录着逝去了的时间，而逝去了的日子，却如同檐前的滴漏，溜走得毫无踪迹。

你想辩白吗？你有一张会说话的嘴。你想夸耀你的劳绩

吗？你的影子会使你一望就失去了启齿的勇气。

你感到苦恼，你咬着嘴唇。你想着，想得深沉，想从回忆中搜寻你已失去的；这，何尝不又是沙漠中淘金，淘金的人有一双贪婪而锐敏的眼睛，看得出沙土的品质、成分、甚至分量。多少人世代代生长在沙土里，活在沙土里，死了也埋在沙土里！沙土中可能有金子，可惜沙土不全是金子。

回忆如果说象梦，这里，我将代你追述一段逝去了的梦境！

那梦里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地方：在一个荒山的幽谷中，没有人烟，也没有野兽，这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所田园，有遮天的古树，有倾圮了的房屋，房屋的主人被炮火赶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去了。有沙田，田里种着的有白薯根，傍着沙田有一道溪流，溪水清冽见底，山腰间溪流被隔断成一道瀑布，瀑布朝夕奔腾，是静寂的山谷中唯一有生命力的一个点缀。

就在这天然田园中。偶然一个机缘，幽居着一群躲避烽火的老少男女，这群人从炮火中逃出来，重拾起了他们的生命。可是敌人的炮火在这个山谷的四周围攻着，他们也没有法子再向前找路。溪水留住了他们，白薯的根是唯一的粮食，他们就这样生活下来了。朝晨听群鸟唱歌，守着溪水数石头，把忧愤写在枯叶上，飘到水里，不尽地流。晚间埋在稻草堆里，一天又给黑夜带走了。

这并不是一个故事，因为梦是残缺不全的。

那山谷还是那么幽静吗？敌人的炮火并没有盖过溪水的呜咽。听说有的人已经走到山谷的另一个目的地，并且拿起了枪还击了敌人；有的人却长眠在溪水的旁边，伴着溪水唤住过路的人；有的人已经离开了山谷，走上更艰难的路。……

你会忘不了的，这一长串逝去了的日子。你不用言语，我了解你的心情。

我爱溪水，我爱瀑布，有一天，我要跑到江河海洋边，如果溪水是不尽地流，那么，江河海洋会引我回到源头，那时候，我要借支笔，记载一两个真正感人的故事。

蜡烛的灯心开了朵花，紫红紫红的，象向日葵。记得小时候妈妈说过灯心开花是喜兆，这是什么兆头呢？愣着，终于用剪刀剪下了灯花，光更亮点。

许多日子来，如同爬山涉水赶长路的人，十分疲倦。对着光冥想，是想休息吗？并不。前面还有路，我还得走。旅途是寂寞的，然而我爱这寂寞，多少个寂寞的日子都打发了。

可是，我有一分不能自己的回念，特别在静寂的时候。回念那一长串逝去的日子，那逝去了的溪流。

溪水会告诉过往的行云，她的感情，不论喜悦与悲哀。行云照映她的心，行云带走了她的申诉。

而我，一个听过了故事便不能述说的人，我有权利唤住行云，借一阵风，把我所想的，所能知道的呼唤给这世界上，我想告诉他们知道的人们吗？

光的影子不定地摇曳着，象在笑。

又一朵灯花开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旅途的宿站

当夜色迷濛的时候，一只渡划把我载进西南边陲的一座山城，初弦的月罩上了一层浑黄的纱似的雾，江水流得急，江底滩石多，坐在渡划上面两眼直被那千万盏灯引诱着，心里在温习着一个记忆。多少日子前的一个晚上，在某一个港口上也曾留下我这么一个陌生人的足迹。渡过那港口希望着一个新的世界，经历了种种生活重回进那港口时，却依然故我。跑过不少地方，也认识了一些人，时间压积的记忆加重了心底的寂寞。当自己不爱再做梦的时候于是才了解了，为什么老人和孩子们爱听传说中的神话似的故事。

年岁大了，不再那样傻气，在炮火中成长了三年。这三年似乎获有十年的教训和经历。三年中走了近万里的路，行旅时可以获得“家”所没有的温暖，危难中可以得到人情以外的慰藉。心似轻风，身似落叶，落叶经风吹送，自己并不留恋任何一个地方。我爱陌生，陌生中可以嚼味自己独有的孤寂。

我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所山城里可以寄托一点什么呢？我只有一身最简陋的行李，只需要一小块空间就可以安排我这简单的生活。山城的风光应该和已往经历的一些陌生地方没有两样。坐在渡划上，遥望那千万盏辉煌的灯光，心象止水一般的静。已不是一个新奇的追求者，这儿也没有所谓新奇。心情再不受任何动念的牵制。可是我的两眼离不转那一片眼底

境界。渡划拢上岸，爬上几十级高坡，最后两脚停止在一片石砖上。四望自己已是从千里关山外来到一个在建设中的新都市里。

这是一个建设中的新都市，没有一方空旷的泥土，耳朵永远充塞着叫嚣和车马声。街上人们匆忙地挤着，小贩们大声地在街心里吆喝。生命的脉流永远不停息，我忍耐地习惯着这一切。

这种不惯的生活在我不是第一次才经历，住在一间小楼上，窄的弄堂，推窗就望到别人屋里的一切布置。各种声浪在空气中波动着，直到半夜还不时被一声叫喊惊醒。初初被惊醒后就失眠到天亮。望着窗外象曙光一般的月色，思想就在这银色的路上徘徊，我想起了生长到十余岁才离开的童年故乡。童年的故乡已是沦陷了，沦陷之前，不知是怎么一个机缘，我竟一个人跑回去住了一个月。幼年时的一切都改了面目，父母亲早回原籍，我找不回童年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片断，那趟路上没有拾回什么，反而失去了一些可怀念的记忆。

我不讨厌这么一个新地方，我要习惯起来，正如习惯过去的一切生活一样。走长路的人是不会感觉疲倦的，因为他习惯了长途的辛苦。没有人能够预知在一个新地方作点什么，留点什么，这应该只是生活旅程中的一个宿站，要歇腿不妨歇歇腿，喝杯茶打个尖是谈不到久暂的。

在这山城里我如此地安排了自己。

北泉日记

一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

制片厂的外景队汽车，五点三刻出发。绕南区公园马路到新街口，按平时是正做好梦的时候，而此刻却已行人车辆不绝了。大概都是一夜未睡的。从每一张疲劳的脸上，我猜知他们是在怎样忙乱的心情下度过了短短的一夜。正象我自己，昨天从防空洞回寓所，心一直没安定过，而且想的非常之多。我并不害怕，我只有愤恨，我望着断手断脚被救护队抬着的受伤的人们是如此之多，有的伤者的脸上居然还显现出一分安详的笑，我们的民族是正在熬受苦难，我懂得熬受苦难的意义。炸弹是毁灭，是破坏，同时也是建造。炸弹毁灭了房屋，破坏了都市的建设，但，同时也给了古老民族精神上一个深的刺激，唤醒了这个民族精神的再生，这应是敌人失败了而还没有自觉的一点。

我爱一个有生气的地方。这里，无论敌人轰炸得如何厉害，每一次轰炸只是替我们增加经验。至少每一个人都能安之若素地守住他的本位工作。每一次轰炸后半小时，市面就可以照常恢复。就象这三天连天的轰炸，电灯线给炸断了，街上一眼望去如同十年前在小县城里过元宵灯节，太平灯是那样美观而有秩序地在每家店铺门口点燃，是为了这一点点兴奋，我去巡礼这炸后的陪都，有两个晚上我走到腿酸才停了脚。